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魏文卷三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芳

芳字伯文，彭城人，（北史作字伯文，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文明太后擢兼主客郎，尋拜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尋除正，兼通直常侍，超遷國子祭酒。遭母憂，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兼侍中。宣武即位，正侍中，遷中書令，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轉太常卿。延昌二年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文貞。有毛詩箋音義證十卷，儀禮周官義證各五卷，王肅注尚書音、鄭注儀禮周官音、干寶注周官音、何休注公羊音、范甯注穀梁音、韋昭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四十卷，急就篇音義證三卷。

立學表

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斆爲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不易諒由萬端資始衆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爲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既徙縣松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址至於國學豈可外置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

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

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于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址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魏書劉芳傳

修理金石樂器表

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

非則無君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魏書劉芳傳）

郊壇疏

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于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于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于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

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央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于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于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于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

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陽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㠯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于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所田恆隷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㠯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㠯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眾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

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于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愚蔽謬忝今職改括墳籍博采羣議旣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磬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魏書劉芳傳北史四十二

社稷宜樹木疏

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土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

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㠯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㠯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于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㠯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㠯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惟誡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㠯松殷人㠯柏周人㠯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㠯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㠯爲宜植㠯松何㠯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 魏書劉芳傳 北史四十二

彭城王勰謚議

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慘，奮猛衛威，英略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旅，歷次宛謝，迄于魯陽。送往奉居，無懟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陝恆方，流詠燕趙，廓清江西，威懾南越，入贊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謚曰武宣王。魏書彭城王勰傳，永平元年太常卿劉芳議

上尚書言

詞樂諧音，本非所曉，且國之大事，亦不可決于數人。今請更集朝彥，衆辨是非，明取典據，資決元凱，然後營制。魏書樂志，永平二年秋，尚書等奏，使劉芳

更造樂器詔可 芳上尚書言

上言參制舞名幷制新曲

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緣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 魏書樂志永平三年冬芳上言

又上言

臣聞樂者感物移風諷氓變俗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湯武所以 原闕一葉 魏書樂志永平三年冬芳又上言

陳終德爲祖母持重議

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爲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

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旣如此分明豈得通于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于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爲嫡子嫡孫耳不備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爲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已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經無嫡孫爲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爲長子三年嫡孫朞傳及注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旣不復爲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于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攷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朞爲允（魏書禮志四永平四年太常卿劉芳議又見通典八十九）

又議

國子所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以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爲長子斬自天子達于士此皆士以

上乃有嫡子之明據也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廟主了
不云寢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
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未㢑許叔重五經異義
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謂周尹氏齊崔
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
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之
士不顯奕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
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位之明證也士皆世祿也八品者一命
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覩其綱未照其目也案晉官品令所制
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
以其員外之資爲第十六品也豈得爲正八品之士哉推攷古今
謹如前議 魏書禮志四
辨通論十二失 北史四

全後魏文卷三十八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賈思伯

思伯字士休，武威人，居齊郡益都。仕孝文爲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宣武卽位，轉輔國將軍，除鴻臚少卿，出爲滎陽太守，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遷左將軍、兗州刺史。孝明時，徵爲給事黃門侍郎，未拜，改授太尉長史，除安東將軍、廷尉卿，轉衞尉卿，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進侍講。孝昌元年卒，贈鎭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

明堂議

案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自明其制同也。若然

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饗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鄭玄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

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并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于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案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榦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魏書賈思伯傳

賈思勰

思勰、爲高陽太守、

齊民要術序

蓋神農爲耒耜、㠯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爲政首、禹制土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力可㠯不貧、謹身可㠯避禍、故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㠯富強、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戰之賞、傾奪鄰國、而雄諸侯、淮南子曰、聖人不恥身之賤也、愧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長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爲治水、㠯身解于陽盱之河、湯由苦旱、㠯身禱于桑林之祭、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而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故田者不强、囷倉不盈、將相不彊、功烈不成、仲長子曰、天為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矧夫不為而倘乎食也哉、譙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不飢者、非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為開其資財之道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煖、飢之于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體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得以有民、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裋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

食祏禍之惡者物時有所急也誠哉言乎神農倉頡聖人者也其于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蔡倫立意造紙豈方縑牘之煩且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諺曰智如禹湯不如常耕是以樊遲請學稼孔子荅曰吾不如老農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未達而況于凡庸者乎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牸乃畜牛羊子息萬計九眞廬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敦煌不曉作耬犂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耬犂所省傭力過半得穀加五又敦煌俗婦女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茨充爲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貯衣民惰窳少麤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紵麻數年之閒大賴其利衣履

溫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爲作紡績織紝之具以教民得免寒苦安在不教乎黃霸爲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豚子可以爲祭吏往皆如言龔遂爲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召信臣爲南陽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民得其利畜積有餘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于儉約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童恢爲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雞

四頭、㠯供祭祀買棺木、顏裴爲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㠯閑月取材使得轉相告戒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投貴時賣㠯買牛、始者民㠯爲煩、一二年間家丁車大牛整頓豐足、王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之急每歲時伇察其强力收多者輒歷載酒肴從而勞之便于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其惰者獨不見勞各自恥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田者聚落㠯致殷富、杜畿爲河東課勸耕桑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家家豐實、此等豈好爲煩擾而輕費損哉蓋㠯庸人之性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故仲長子曰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鱉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㠯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蓄食魚鱉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墝之勢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産不肥鞭之可也、杝落不完垣牆不牢埽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

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窳惰乎李衡于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樹臨卒敕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矣吳末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恆稱太史公所謂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種植之不可已也諺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此之謂也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漢文帝曰朕為天下守財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然則家猶國國猶家是以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其義一也夫財貨之生既艱難矣用之又無節凡人之性好懶惰矣率之又不篤加以政令失所水旱為災一穀不登胔腐相繼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乎且飢者有過甚之願渴者有兼量之情既飽而後輕食既煖而後輕衣或由年穀豐穰而忽于蓄積或

由布帛優贍而輕于施與窮窘之來所由有漸故管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也蓋言用之以節仲長子曰飽魚之肆不自以氣爲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爲異生習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異蓼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今采摭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起自耕農終于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號曰齊民要術凡九十二篇分爲十卷卷首皆有目錄于文雖煩尋覽差易其有五穀果蓏非中國所植者存其名目而已種植之法蓋無聞焉捨本逐末賢哲所非日富歲貧饑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錄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華而無秋實匹諸浮僞蓋不足存鄙意曉示家童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辭覽者無或嗤焉賈思勰序

琉球

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之後、孝文時舉秀才、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爲衛軍陽平王頤長史、宣武即位、拜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遷侍中、坐事免歸、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轉太子少保、孝明即位、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除鎭西將軍涼州刺史、徵拜太常卿、除吏部尚書、出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正光五年卒、贈司徒尚書左僕射、諡曰孝穆、

請弛鹽禁表

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祕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

者皆野虞敎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吏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敎農以去其飢或訓衣以除其敝故周詩稱敎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爲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尙每覩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鄽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願屬以愛

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貧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于黔首、且善藏者藏于民、不善藏者藏于府、藏于民者民欣而君富、藏于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魏書甄琛傳世宗踐阼以琛兼御史中尉琛表）

請取武官領里尉以清輦轂表

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

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卽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鋭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卽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糵藪可清（魏書甄琛傳頸述河）

南尹

表

奏彈張彝邢巒

非武非兒率彼曠野（北史四十三張彝傳宣武親政罷六輔彝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

裴延儁

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孝文時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領本邑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廢已宮官例免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宣武初爲散騎侍郎除雍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爲中書侍郎除司州別駕加鎭遠將軍歷太子中庶子加冠軍將軍孝明時遷散騎常侍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出爲平北將軍幽州刺史拜太常卿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徙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兼侍中吏部尚書莊帝

時于河陰遇害，贈雍州刺史。

上宣武帝疏諫專心釋典不事墳籍

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媯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徵，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儒後祜，乘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眞俗斯暢。魏書裴延儁傳

上言王買劉景暉赦後復合死坐

法例律：諸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者，復罪如初。依賊律，謀反大逆，處置梟首。其延陵法權等所謂月光童子劉景暉者，妖言

惑眾事在赦後亦合死坐魏書刑罰志熙平中有冀州妖賊延陵王買負罪逃亡赦書限斷之後不自歸首廷尉卿裴延儁上言

裴伯茂

伯茂延儁從子孝明初爲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錄曹參軍歷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朝仍知行臺事以功封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爲廣平王贊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天平末卒贈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

豁情賦序

余攝養舛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湊疾雖桐君上藥有時致效而草木下性實縈衿抱故復究覽莊生具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遣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作是賦所以託名豁情寄之風謠矣魏書裴伯茂傳爲豁情賦其序略

遷都賦（魏書裴伯茂傳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佚）

鄭道昭

道昭字僖伯滎陽開封人孝文時中書學生遷祕書郎拜主文中散徙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常侍宣武即位徙司徒諮議參軍拜國子祭酒又爲司州州都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爲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復入爲祕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文恭

求樹漢魏石經表

臣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于學今國子學堂房廲置弦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爲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敕尚書門下攷

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毁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于帝京播茂範于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魏書鄭羲附傳道昭遷國子祭酒上表不從）

請置學官生徒表

臣聞唐虞啟運以文德爲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彊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閒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于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于擾亂之際乃使鄭衆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嘗不殷勤于篇籍篤學于戎伍伏惟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于八荒布盛德于萬國致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承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厤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

虞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鑾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大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于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歇務修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爾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魏書鄭羲附傳又見北史三十五

又表

竊惟刪遷中縣，年將一紀，搢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宜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常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修，生房初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睹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魏書鄭羲附傳道昭又表不報

天柱山銘

孤峯秀峙，高冠霄星，實曰天柱，鎮帶萊城，懸崖萬仞，峻極霞亭，據日開月，麗景流精，朝暉岩室，夕曜松青，九仙儀彩，餘用棲形，龍遊鳳集，斯處斯寧，淵綿窈想，照燭空溟，道暢時乘，唯光幽明，雲門煙石，登之長生。天下名勝志

齊亭銘

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北齊書鄭述祖傳初述祖父爲兖州於城南小山起齊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九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惠蔚

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小字陁羅本單名蔚宣武詔加惠號惠蔚法師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遷太廟令宣武即位歷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又兼黃門侍郎遷中散大夫正黃門代崔光爲著作郎遷國子祭酒祕書監延昌中封棗彊縣男孝明即位出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還除光祿大夫神龜元年卒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戴

上書言童子褎麻如成人

臣雖識謝古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禮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爲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紐

錦即大帶既有佩觽之革又有錦紐之紳此明童子雖幼已備二帶己凶類吉則腰絰存焉又曰童子無緦服鄭注曰雖不服緦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爲服之緦猶免深衣況居有服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常服類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絰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己便其使往則不麻不往則絰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腰首聽與不聽俱闕而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己此論之有經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于責闕不裳不絰之制未覩其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聞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傅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餕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己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

質竝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于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子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緣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室苟以成人之心則許其人服緦之絰輕猶有絰斬重無麻是爲與輕而奪重非禮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裳傍有衽以掩裳際如使無裳衽便徒設若復去衽裳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而便成童男女唯服無衽之裳去其裳絰此必識禮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于己而立制于人是爲違制以爲法從制以誤人恕禮而行理將異此魏書禮志三太和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議者以爲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爲衰而不裳免而不絰又無腰麻變垂唯有絞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

上疏請校補祕書

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
故易曰觀乎天文㠯察時變觀乎人文㠯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
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㠯溫柔疏遠詩書之
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象㠯精微爲神春秋㠯屬辭爲化故大
訓炳于東序藝文光于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
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
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裁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
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
九流成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
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忝造曲臺廁班祕省忝官
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
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
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

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旣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群書大集魏書孫惠蔚傳惠蔚旣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上疏詔許之

上言禘祫終應祫明年應禘

臣聞國之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恆制尊卑有定體誠慤著于中百順應于外是以惟王創制爲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爲不刊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

書曰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于取正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典然持論有深淺及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玄思洞微神心暢古禮括商周樂宣韶濩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淪而復顯舉二經于和中一姬公于洛邑陛下叡哲淵凝欽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實惟下武而祫禘二殷國之大事烝嘗合享朝之盛禮此先皇之所留心聖懷以之永慕臣聞司（疑）宗初開致禮清廟敢竭愚管輒陳所懷謹案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

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鄭祫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祫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為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至于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郎禮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神祐所食大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于（通典作施）古為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節（通典作質）通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

月宜減時祭以從要省然大禮久廢羣議或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惑何者心制既終二殷已始祫禘之正實在於斯若停而闕之唯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覩盛事何以宣昭令問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邁終古而令徽典缺於昔人鴻美廢於往志此禮所不行情所未許臣學不鉤深思無經遠徒閱章句職爾無立但飲澤聖時銘恩天造是以妄盡區區冀有塵露所陳蒙允請付禮官集定儀注（魏書禮志二世宗景明二年六月祕書丞孫惠蔚上言云云又見通典五十）

重議有喪不作鼓吹

司空體服衰麻心懷慘切其於聲樂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議致有疑論耳案鼓吹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勳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爲音奏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是以禮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竊惟今者加台司之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一人之

身悲樂竝用求之禮情于理未盡二公雖受之于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己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宜從盛國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以顯槐棘之至貴彰宰輔之爲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儀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述理節情（通典作禮即情）樂懸謂爲允（魏書禮志四延昌三年清河王懌有叔母喪高陽壁有兒子喪竝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封祖胄議宜止蔣雅哲韓神固議不闕房景先駮秘書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及封祖胄重議詔可又見通典八十二　案此議列銜先惠蔚而通典專屬祖胄疑別有據今從魏書）

樓毅

毅代人歷殿中尚書散騎常侍賜爵常山公加安南將軍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後例降爲侯出爲鎮東將軍定州刺史轉涼州刺史

表諫南伐

伏承六軍雲動，問罪荆隅，弔民淮表，一同甌越，但臣愚見，私竊未安。何者，京邑新遷，百姓易業，公私草創，生途索然，兼往歲弗稔，民多饑饉，二三之際，嗟惋易興，天道悠長，宜遵養時晦，願抑赫斯，以待後日。（魏書楊伏連附傳）

崔挺

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遂授本州大中正，景明初，北海王詳以為司馬，卒，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

上書諫連坐充役

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書崔挺傳。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

人犯罪逃亡合門充役挺上書

崔孝直

孝直字叔廉挺第四子孝明時行司空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宣威將軍領直轉寧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假征虜將軍轉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末去職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皆不就

顧命諸子

吾才疏效薄于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千求則非吾子斂已時服祭勿殺生魏書崔挺附傳

崔楷

楷字季則挺從弟宣武初為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後為尚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孝明時京兆王繼西討引為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孝昌

初加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轉軍司尋爲殷州刺史加後將軍爲葛榮所破遇害贈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至殷州請兵仗表

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越趣北界鄴下兇燼蠶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效力以弱擊彊析骸爨骨固此忠節但基址造創庶事茫然斗儲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魏書崔辯附傳

治河疏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故矜傷軫于造次求瘼結于

寢興黎民阻饑唐堯致歎衆庶斯饉帝乙罰巳良吕爲政與農寶繫民命水旱緣茲吕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溢爲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舄鹵菽麥禾黍化作雚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佇立也昔洪水爲害四載流于夏書九土既平似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餐皆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恣契裁極道洽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實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自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舄史起溉之茲地荒蕪臣實爲耻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淩潤無開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閒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

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眾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堨。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墝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篤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眄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于水陸。水種秔稻。陸蓺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畬菑。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為饉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

豐饒，臣既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亚李，夙宵不昧，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冀希效力，有心營爝，乞暫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饑荒之士，鄰幸深矣，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于今日。（魏書崔辯傳附子楷傳：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崔楷上疏）

崔纂

纂字叔則，挺族子，景明中為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郎，襄威將軍，後為給事中，熙平初為盪遠將軍廷尉正，神龜中除左中郎將，領尚書三公郎中，以公事免，後為洛陽令，正光中卒，贈司徒左長史。

奏請更議劉輝事

伏見旨募若獲劉輝者，職人賞二階，白民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役，奴婢為良，案輝無叛逆之罪，賞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處奏，以容妃慧猛與輝私姦，兩情耽惑，令輝挾忿毆主傷胎，雖律

無正條、罪合極法、並處入死、其智壽等二家、配敦煌爲兵、天慈廣
被、不卽施行、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王者所以治天下、不爲
喜怒增減、不由親疏改易、案鬬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
孫者五歲刑、毆殺者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
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子、又依永平四年先朝
舊格諸刑流及死罪者、皆首罪判定、後決從者、事必因本以求支
獄若以輝逃避、便應懸處、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參差、
或時未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敷奏、昔邴吉爲相、不存鬬斃而問
牛喘、豈不以司別故也、案容妃等罪止於姦私、若擒之穢席衆證
分明、卽律科處、不越杖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律、案智
壽口訴、妹適司士曹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於其夫、則他家之母、
禮云、婦人不二夫、猶曰不二天、若私門失度、罪在於夫、釁非兄弟、
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諍之、謂在室之女、

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刑、斯乃不刊之令軌、古今之通議、律許周親相隱之謂、凡罪況姦私之醜、豈得以同氣相證、論刑過其所犯、語情又乖律憲、案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于市、與衆棄之、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不私于天下、無欺于耳目、何得以非正刑書、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駟馬不追、既有詔旨、依即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請、魏書刑罰志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劉輝坐與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毆主傷胎輝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容妃慧猛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處以流坐詔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尚書三公郎中崔纂執云云又見通典一百六十七

獄成許家人陳訴議

律文獄已成及決竟經所繪、而疑有姦欺不直于法、及訴冤枉者、得攝訊覆治之檢使處罪者、雖已案成、御史風彈以痛誣伏、或拷不承引、依證而科、或有私嫌、彊逼成罪、家人訴枉、辭案相背、刑憲不輕、理須訊鞫、既為公正、豈疑于私、如謂竊不測之深、折絕訟端、

則枉滯之徒，終無申理。若從其案成，便乖覆治之律；然未判經赦及覆治理狀，眞僞未分，承前以來，如此例皆得復職。愚謂經奏遇赦及已覆治，得爲獄成。（魏書刑罰志。延昌三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監王靖等上言獄成不容家人陳訴，大理正崔纂、評楊機、丞甲休、律博士劉安元等議。）

劉景暉九歲且赦後不合死坐議

景暉云能變爲蛇雉，此乃傍人之言。雖殺暉爲無理，恐赦暉復惑衆，是以依違不敢專執。當今不諱之朝，不應行無罪之戮。景暉九歲小兒，口尚乳臭，舉動云爲，並不關己。月光之稱，不出其口，皆姦吏無端，横生粉墨。所謂爲之者巧，殺之者能。若以妖言惑衆，據律應死，然更不破惑衆。赦令之後，方顯其口；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于天下？天下焉得不疑于赦律乎？書曰與殺無辜，寧失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歲已下，殺傷論坐者上請。議者謂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羅，此非常

之士可如其議敕曰懲小自依凡律魏書刑罰志熙平中廷尉卿裴延儁上言月光童子劉景暉妖言惑眾事在赦後合死坐正崔纂曰爲

無談子論魏書崔挺附傳挺族子纂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文佚

後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帝長子河清四年四月卽位改元三天統武平隆化在位十三年爲周所擒封溫國公明年賜死

蠲襍戶詔天統三年九月

詔寺署所綰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敕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準平人北齊書後主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署糧儲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封軌

軌字廣度，渤海蓨人，太和中為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中，兼員外散騎常侍，宣武帝初，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除國子博士，行東郡太守，遷前軍將軍，行夏州事，轉太子僕射，遷廷尉少卿，加征虜將軍，卒贈右將軍濟州刺史。

明堂辟雍議

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窗。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

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恆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北史作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魏書封懿附傳　又北史二十四）

務德戒

慎言戒

遠侯戒
叻姦戒本傳云軌爲四戒文多不載

封偉伯

偉伯字君良軌子宣武時除太學博士孝明時清河王懌辟爲太尉參軍正光末蕭寶夤吕爲關西行臺郎孝昌中寶夤建號吕不從逆見殺永安中追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瀛州刺史有封氏本錄六卷

清河國臣爲君母服議

案臣從君服降君一等君爲母三年臣則朞今司空吕仰厭先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有過但禮文殘缺制無正條竊附情理謂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頗會禮意魏書禮志四延昌三年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侍中崔光議君服降大功國臣服朞太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

封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偉伯族子初爲奉朝請歷汝南王悅中兵參軍以平法慶功賜武城子尋兼司徒主簿河南尹丞永安中除撫軍長史龍驤將軍河內太守加持節後將軍假平北將軍中興初拜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行冀州事徵爲侍中尋封安德郡公進儀同三司行幷州刺史天平初復入爲侍中除吏部尚書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開府興和初復徵爲侍中歷尚書右僕射齊州刺史武定三年卒贈司徒加贈太保謚曰宣懿

爾朱榮配食明帝廟議

榮爲人臣親行殺逆安有害人之母與子對饗攷古詢今未見其義北齊書封隆之傳

與齊王欣

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爾朱中復乖阻及討仲遠又與之

同猜忍之人，志欲無限，又叱列延慶、侯念賢皆在京師，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構禍隙。北齊書封隆之傳

封祖冑

祖冑，名興之，以字行，隆之弟。延昌中，為太學博士。孝明時，遷員外郎，出為瀛冀二州平北府長史。孝昌中，卒。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重贈殿中尚書，謚曰孝。

叔母及兄子喪出入不作鼓吹議

喪大記云：期九月之喪，既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言不與人樂之。鄭玄云：義服恩輕。以此推之，明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之間，尚自不及，其于聲作，明不得也。雖復功德，樂在宜止。魏書禮志四：延昌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懌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劉氏薨，司徒高陽兄子太子洗馬員卒，故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太學博士封祖冑議。案通典別載一篇，乃重

議也今編于
孫惠蔚卷內

楊椿

椿字延壽弘農華陰人本字仲考孝文賜改初拜中散典御廄曹遷內給事領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轉授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安遠將軍豫州刺史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免後爲寧朔將軍梁州刺史尋假節冠軍將軍兼征虜將軍拜光祿大夫假平西將軍兼太僕卿尋轉正加安東將軍永平中除平北將軍朔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除定州刺史以私造佛寺除名爲庶人正光末除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轉授岐州復除撫軍將軍衛尉卿轉左衛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加衛將軍除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行臺以疾解歸建義初遷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尋致仕普泰元年爲爾朱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太師丞相冀州刺史

上書諫內徙蠕蠕降戶

臣聞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于荒服之間者正以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溼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衞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魏書楊播附傳太和末使楊椿持節徙蠕蠕降戶椿上書不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

誡子孫

我家入魏之始即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至于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禭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淸河翁時服

飾、極見翁著布衣韋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于今
日者、愼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
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已漸華
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
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
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
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
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宅舍不作壯麗華飾者
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
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
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宮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嫉、
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
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母子間甚難、宜深愼之、又列人事、亦何

容易縱被嗔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于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婣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

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魏書楊播附傳椿致仕臨行誡子孫

楊津

津字羅漢，椿弟，本字延祚，孝文賜改。幼除侍御中散，遷符璽郎中，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遷長水校尉，景明中，拜左右中郎將，遷驍騎將軍，出除岐州刺史，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爲華州刺史，孝昌中，加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尋除定州刺史，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加衛將軍，永安中，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遷司空，加侍中，爾朱榮誅，爲都督幷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幷州刺史，普泰元年，遇害于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謚曰

孝穆、

臨岐州下劫賊敎

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北史四十一楊津傳、有武功人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津乃下敎、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子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

楊鈞

鈞、椿族弟、歷廷尉正、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令、出除中山太守、入爲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荊州刺史、還爲廷尉卿、拜恆州刺史、轉安北將軍懷朔鎭將、後爲撫軍將軍七兵尙書北道行臺、卒、贈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華州刺史、謚曰恭、

加兵送阿那瓌入國表

傳聞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

冒送其入北（魏書蠕蠕傳正光二年正月遣送阿那瓌時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表）

楊侃

侃字士業、椿兄播之子、熙平中、襲父爵華陰伯、歷汝南王悅太尉騎兵參軍、揚州刺史長孫稚錄事參軍、進統軍、又爲叔父椿雍州錄事參軍、帶長安令、尋除鎮遠將軍、諫議大夫、爲長孫稚行臺左丞、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初、爲冠軍將軍、東雍州刺史、又除中散大夫、爲都督、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元顥內逼、行北中郎將、除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敦西縣開國公、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進爵濟北郡開國公、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普泰元年、爲爾朱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奏請五銖錢

昔馬援在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爲

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一事始施行臣頃任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目今況昔郎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魏書楊播附傳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値一千楊侃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又見通典九

移報梁豫州刺史裴邃

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魏書楊播附傳播子侃爲揚州錄事參軍梁裴邃規襲壽春謬移云魏修白捺此亦須營歐陽侃移報

班告軍士

今且停軍于此目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目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宜殄戮魏書楊播附傳蕭寶寅反楊侃爲長孫稚行臺左丞領騎于弘農北渡據石錐堡班告云云民遂轉相告報一宿間火光遍數百里寇各散歸

長孫慮

盧代人

列辭尚書

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稚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魏書長孫慮傳母因飲酒其父眞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卽致死眞爲縣囚執慮以面坐處列辭尚書

孫道相

道相平昌人

通津頌

惟彼淵泉域踰三齡祈蠲圭璧請窮斯牲道從隆替隆由聖明水經淄水注陽水時有通塞先公除州郎任木芽是水復通海岱之士又頌通津焉　案道元父範于獻文帝初爲青州刺史尋解州還京至孝文太和中又除青州刺史

趙凝

凝河間人

通津頌

敷化未弃玄澤潛施枯源揚瀾涸川漾波 水經濡水注

郭欽

欽北海人

通津頌

先政輟津我后通洋 水經濡水注

酈道元

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太和中爲尚書主客郎累遷治書侍御史輔國將軍東荊州刺史免起爲河南尹孝明時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孝昌三年出爲關右大使至陰盤驛亭爲蕭寶夤所害有水經注四十卷

七聘（魏書酈道元傳爲七聘及諸文皆行于世文佚）

水經注序

易稱天曰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爲物之先也元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曰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賾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闚天厤筩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曰

多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于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綠古茫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澓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尚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水經注聚珍本　案此序諸本皆佚從永樂大典錄出

李義徵

義徵中山盧奴人太和中補清河王懌府記室正光初徙都水使者棄官隱于大房山

為清河王懌祿靈太后使沙門惠憐以呪水療病表

臣聞律淤惑衆之科，禮絕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詐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朙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于明堂，五利僥終嬰于斷戮。（魏書清河王懌傳，時有沙門惠憐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靈太后使于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案北史李先傳，義徽補清河王懌府記室，嘗替懌表疏文不加點。沙門惠憐以呪水飲人，義徽白懌，稱其妖妄，因令義徽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

高道悅

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居渤海蓨縣。孝文時，歷中書學士、侍御主文中散，轉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主爵下大夫，轉太子中庶子。太和二十年為太子恂所害，謚曰貞。

諫水路幸鄴

臣聞博納與言，君上之崇務；規箴匡正，臣下之誠節。是以置鼓設謗，爰自曩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既疏微，濫蒙榮貫，司乘獻彌

職當然否、佩過愚戇、願陳聞見、竊㠯都作營構之材、部別科擬、素
有定所、工治已訖、回付都水、用造舟艦、闕永固居宇之功、作暫時、
遊嬉之用、損耗殊倍、終爲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乃脩繕
舟楫、更爲非務、公私回遑、僉深怪愕、又欲御泛龍舟、經由石濟、其
沿河挽道、久已荒蕪、舟楫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
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裸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
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
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
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楫之閒、更無隄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當
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風、軌物寰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
深失導天順則之望、又氐胡犯順、未恭西道、偏戎旗冑、仍襲南寇、
對接迎鑾、民疏戾、每造不軌、闚覦閒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選
懿親、撫鎮後事、令姦回息覬覦之望、邊寇絕闚𩰚之心、臣稟性愚

直知而無隱區區丹志冒昧以聞魏書高道悅傳高祖將由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檝道悅諫　案文云冒昧以聞詔云省所上事知是表疏非口諫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一終